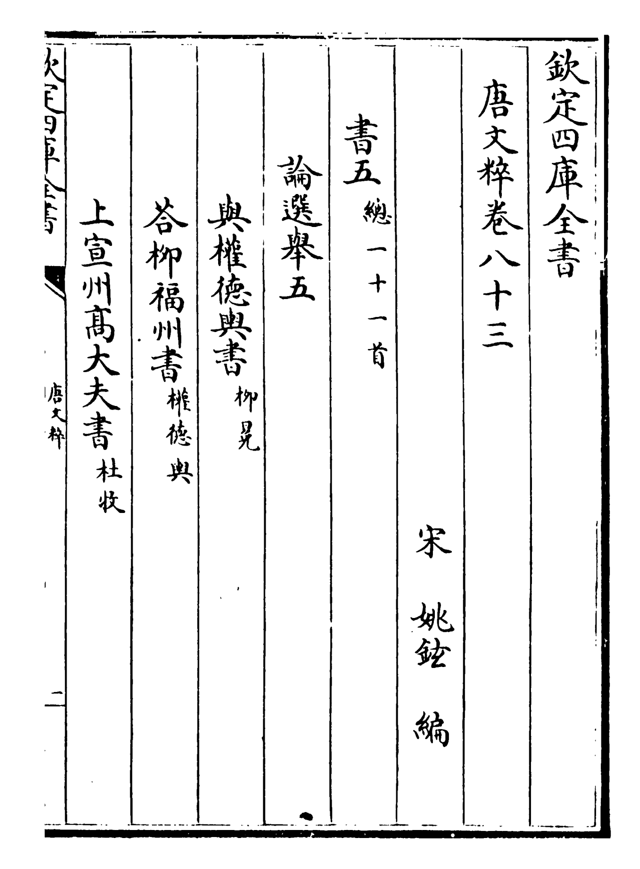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八十三

宋 姚鉉 編

書五 總一十一首

論選舉五

與權德輿書 柳冕

答柳福州書 權德輿

上宣州高大夫書 杜牧

與鄭駙馬書張說

論法乘一

與濟法師書白居易

論服餌一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事書柳宗元

與權德輿書　柳冕

冕白昔仲弓問為政子曰先有司有司有司之政在於舉士是以三代尚德尊其教化故其人賢西漢尚儒明其理

亂故其人智後漢尚章句師其傳習故其人守名節魏晉尚氏族故其人矜伐隋氏尚吏道貴其官位故其人寡廉恥唐承隋法不改其理此天所以待聖主正之何者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理道明經以墨義考試不本儒意選人以書判殿最不尊人物故吏道之理天下天下奔競而無廉恥者以教之者未也閣下豈不謂然乎自頃有司試明經奏請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䟽五道全寫注其有明聖人之道盡六經之意而不能誦䟽

與注一切棄之恐清識之士無由而進腐生豎子比肩
登第不亦失乎閣下因從容啓明主稍革其弊奏為二
等其有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者以為上等其有精
於誦注者與精於誦疏者以為次等不登此二科者以
為下等不亦善乎且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君子之
儒教之本也明六經之注與六經之疏小人之儒教之
末也今者先章句之學後君子之儒以求清識之士不
亦難乎是以天下至大仕人至衆而人物殄瘁亷恥不

興者亦在取士之道未盡其術也誠能革其弊尊其本舉君子之儒先於履行者俾之入仕即清識君子也俾之立朝即王公大人也一年得一二十人十年得一二百人三十年得五六百人即海内人物不亦盛乎昔唐虞之盛也十六族而已周之興也十亂而已漢之王也三傑而已太宗之聖也十八學士而已豈多乎哉今海内人物矚然思理推而廣之以風天下即天下之士靡然而至矣是則由於有司以化天下之士得無廉恥乎

晃頓首

答柳福州書　　　　　　　　　　權德輿

来問見愛殷懃甚厚䟽以先師對仲弓有司之説又曰由於有司以風天下誠哉大君子之言理道也今之取士在於禮部吏部按資格以擬官奏郎官以考别失權衡重輕之本無乃甚乎至於禮部求才猶似爲仁由巳然亦沿於時風豈能自振甞讀劉秩祭酒上䟽云太學設官職在造士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毎讀至

此心常慕之當時置於國庠似在散地而方以乏賢内訟慨然上奏此君子之心也君子之言也況以蒙劣辱當儀曹爲時求人豈敢容易然再歲計偕多有親故故進士初牓有之帖落有之榮落有之及第亦有之不以私害公不以名廢實不敢自愛不訪於人兩漢設科本於射策故公孫弘董仲舒之倫痛言理道近者祖習綺靡過於雕蟲俗謂之甲賦律詩儷偶對屬況十數年間至大官右職教化所繫其若是乎是以二年已來恭考

對策不訪名物不徵隱與求通理而已求辨惑而已習常而力不足者則不能迴復於此故或得其人庶他時有通識懿文可以持重不遷者而不盡在於斷斷科第也明經問義有幸中所記者則書不停綴令釋通其意則牆面木偶遂列上第末如之何頃者參伍其問令書釋意義則於疏注之中苟删撮旨要有數句而通者昧其理而未盡有數紙而黜者雖未盡善庶稍得之至於來問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而不在於注疏者雖令

學究一經之科每歲一人猶慮其不能至也且明經者仕進之多數也注疏者猶可以質驗也不者儻有司率情下上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無乃然乎古人云勉彊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中庸有困而行之勉彊而行之鄙雖不敏敢忘勉之之道邪大凡常情為近習所勝役役於聞見汲汲於進取苟避患安時俾躬處休以至老死自為得計豈復有揣摩古今風俗整齊教化根本原始要終長轡遠馭如閣下吐論之若

是者邪此鄙人所以㥄然三復而不知其已也來問又言三代兩漢至近古所尚不同豈古化夐遠之不可復邪復因緣漸靡而操執者不之思邪鄙人頑固謹俟餘論因自發舒懃作無量德與再拜

上宣州高大夫書　　杜牧

某頓首再拜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選宜與寒士凡為子弟議不可進熟於上耳固於上心上持下執堅如金石為子弟者魚潛鼠遁無入仕路某竊

感之科第之設聖祖神宗所以選賢才也豈計子弟與寒士也古之急於士者取盗取儺取於夷狄豈計其所由来況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為治則國朝自房梁公巳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生於膏粱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不令得美仕則自堯巳降聖人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退取捨無所依據某所以憤懣而不曉也堯天子子也禹公子也文王諸侯孫與

子也武王文王子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夫子

天子裔孫宋公六代大夫子也春秋時列國有其社稷

各數百年其良臣多出公族及卿大夫子孫也魯之季

友季文子叔孫穆子叔孫昭子孟獻子皆出於三桓也

臧文仲武仲出於公子彄柳下惠出於公子無駭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稱公族以王父字為氏展禽是也宋之良臣多出於

戴桓武莊之族也舉其尤者華元子罕向戌是也衛之

良臣亦公族及卿大夫之裔也舉其尤者公子荆公叔

發公子朝皆公族也子鮮公子也史狗史鰌甯武子卿大夫之裔也齊之晏嬰晏桓子子也曹之子臧公子也吳之季札王子也鄭之良臣皆公孫公族也舉其尤者子封子良子罕子展子皮子産子張子太叔是也楚之良臣子囊子西子期皆王子也子庚王孫也其卿大夫之裔鬬氏生令尹子文後有鬬辛鬬巢鬬懷（昭王返國皆有大功）蔿氏生蔿賈孫叔敖（蔿艾也）薳啓彊薳子馮薳俺薳罷屈氏生屈蕩屈到屈建子木六國時有昭奚恤公族也屈原

諸屈後也皆其祖先於武王文王時基楚國為霸者用其子孫其社稷垂九百餘年至於晉國最為彊其賢臣尤多有趙氏魏氏韓氏狐氏中行氏范氏荀氏羊舌氏欒氏郤氏祁氏其先皆武公獻公文公勤勞臣也用其子弟名諸侯而盟之者僅三百年在六國齊之孟嘗趙之平原魏之信陵皆王子王孫也齊復有司馬穰苴亦王族也其在漢魏巳下至於國朝公族之子弟卿大夫之冑裔書於史氏為偉人者不可勝數不可殫論聖賢

才能於子弟中復何如也言科第浮華輕薄不可任用
則國朝房梁公玄齡進士也相太宗凡二十一年為唐
宗臣比之伊呂周召者郝公處俊亦進士也為宰相時
高宗欲遜位與武后處俊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
非陛下之有但可傳之子孫不可私以與后高宗因止
來濟上官儀李玄義皆進士也後為宰相濟助長孫太
尉褚河南共摧武后者後突厥入塞免胄戰死儀草廢
武后詔玄義助處俊言不可以位與武后要侍中師德

亦進士也吐番彊盛為監察御史以紅抹額應猛士詔躬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西征兵不乏食薦狄公為相取中宗於房陵立為太子漢陽王張公東之亦進士也年八十為相毆致四王手提社稷上還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也鎮涼州僅十五年北卻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萬里握兵三十萬闕惕息不敢移唐社稷魏公知古亦進士也為宰相廢太平公主謀以佐玄宗及卒也宋開府哭之曰叔向古之遺直

子産古之遺愛兼而有者其魏公乎姚梁公元崇登第下筆成章舉首佐玄宗起中興業凡三十年天下幾無一人之獄宋開府璟亦進士也與姚唱和致開元太平者劉幽求登制策科與玄宗徒步誅韋氏立睿宗者蘇氏父子皆進士也大許公為相於武后朝酷吏中不失其正於中宗朝誅反賊鄭普思於韋后黨中小許公佐玄宗朝號為蘇宋張燕公說登制策科排張易之兄弟賛睿宗請玄宗監國竟誅太平公主招置文學士開

內學館玄宗好書尚古封中泰山祀后土因燕公也張曲江九齡亦進士也排李林甫牛仙客罵張守珪不斬安祿山謫老南服年未七十張巡亦進士也凡三入判等以兵九千守睢陽城凡周歲拒賊十三萬兵出天寶雜記使賊不能東進尺寸以全江淮元和中宰相河東司徒兼中書令裴公皆進士也裴公仍再得宏辭制策科當貞元時河北背叛齊蔡亦叛階比蜀亦叛吳亦叛他未叛者皆高下其目熟視朝廷希嚮彊弱而施其所為司

空始相憲宗廢權倖之機牙令不得張收歛百職歸於有司命節度使出於朝廷不由兵士始自撫州除袁相為滑州滑州凡三月無帥三軍無事憲宗始信之自此不用貞元故事以行軍副使大將軍為節度使拔取沈滯谷還其官開州取唐舍人為職方郎中知制誥饒州取李趙公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在貞元中皆十餘年遷逐其他似謫者亦皆當敘用也然後西取蜀東取吳天下仰首始見白日裴公撫安魏博使田氏盡歸六州元和中翦蔡劇賊於洛師脇下掐來常山質其二子以累其心取十三城使不得與齊交手為寇因誅師道河南盡平當是時

天下幾至於太平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興之存亡安危治亂者也不知科第之選復何如也至於智效一官忠立一節德行文學不可悉數董生云春秋之義變古則譏之傅說命高宗曰監于先生成憲其以永無愆故殷道復興鴻鴈美周宣王能復先王之道西漢魏相佐漢宣帝為中興但能奉行漢家故事姚梁佐玄宗亦以務舉貞觀之法制耳自古及今未有背本棄古而能致治者昨獲覽三郎秀才新文凡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

其旨意所尚皆本仁義而歸忠信加以辭彩遒茂皎無塵土況有誠明長厚之譽於千人中儻使前五六年得進士第今可以出入諫官御史助明天子為治矣古人云三月不仕則相弔安有凡五六年來選取進士施設網罟如防盜賊言子弟者噎啞抑鬱思一觧布衣與下士齒厥路無由於古未前聞也某因覽三郎文章不覺發憤略言大槩干觸尊重無任惶懼某再拜

上禮部權侍郎書

獨孤郁

貞元十三年八月日獨孤郁謹上書于舍人三兄閣下

郁以世舊遂獲謁叙故人大賢之過郁也亦不以常交

言之眷意甚露郁瑣瑣鬱堙二年無聞推頹折羽而不

喜者非失意之謂非尤人之謂蓋将因事自罪而不喜

也借如豫章生於擁腫小木之中樵蘇見之亦以嗟矣

一有不嗟則必自與擁腫者亦不多遠也珠璣雜於礫石

之中童子弄之亦以驚矣一有不驚則必自與礫石者

亦不多遠也鏌鎁卧於鉛鈍之中下工覩之固亦知矣

一有不知則必自與鈆鈍者亦不多遠也毛嬙後於宿瘤而行有目者覩之固即分矣一有不分則必自與宿瘤亦不多遠也茍與乎擁腫礫石鈆鈍宿瘤輩果殊異則不能移凡眼所擇況逃乎良工巧治有識者之目哉今禮部侍郎之目固亦國之良工巧治有識者之目也於中再擇再不中是直已為擁腫礫石鈆鈍宿瘤矣何止與斯不遠哉此所以因事自罪而不喜也或諭之曰今之道尚光子之所以不振者晦過也子之道豐部也

子且有峍天之材而隱植之有照乘之珍而容櫝之有切玉之利而謹航之有傾都之豔而深帷之雖使離婁左執光而右拭皆迫而索之固亦不能知矣子何不移植露光披鋒示貌使識者覩而駭之彼之所誨固亦郁所不能焉已必不材也不寳也不利也不姝也且適過於有識者之目是自揚其短也已必材也必寳也必利也必姝也雖小示其光鋒榦貌於一人驚我亦已多矣所不驚者是子四事果不足異於族凡也郁病直拙獨

大賢於郁分殊尚不能以亟況悠悠者歟郁常行乎時輩之間多酌其言語善者鄙者自減盈消息其旨稍有可驚不敢不於許言者言之今之後學者或嘆曰吁後來惡乎所歸哉此且非宜長者所當聞也亦非宜長者所不當聞也今朝廷先達病在不能公也或能公而不能為力也覽其文則賛美稱嗟無不至也其間善惡輕重進退則心以別矣此其所以為公也鮮有知其必善而風皷之不啻若自口出此其所以為公不能甚力致

遑遑之倫其下才者亦曰今夫在位者其無公歟其無公歟有一善未嘗肯稱也意曰非我事也又慮與之談者不與我符愛也是使諸子竊竊然自以無聞為不屑遂相與擇捷趨邪紛也於主司之跡覩者苟能致譽則不詰其所以致譽之賢不肖而曹趨之矣此實今之蹤進苟得之風也在朝廷大賢主而名之嘔而正之於其善者扶之搖之善而未具者決之導之使四方學士知嚮方焉何如其曰非我事也若使一人曰非我事也十

人曰非我事也舉朝廷皆曰非我事也苟非我事則無所不非我事無所不非我事則天地之間無乃以寂寥乎昔孔子餙詩書禮樂以化齊弟子而至天下使孔子亦曰非我事也則今者安盡聞夫七十子之賢詩書禮樂之盛七十子亦曰非我事也又孰為揺孔子之聖如此其大乎今文亦如是朝廷先達亦如是後之達者亦如是等不相揺則人文禮義知已復往之道不幾乎息矣郁不肖辱承大賢之心深矣非又敢以假喻自薦意

欲以大賢擇衆賢而使七十子之徒亦方孔子於大賢也何如

答獨孤秀才書　　權德輿

損四日書問兼示新文閎博峻異有立言致遠之旨其於惠愛纎悉重厚甚善甚善以吾子才志與年三者皆富以嘉聲自振若建瓴決水大冶良工必有不期至而至者況以日新又日新之盛哉夫豫章珠璣鏌鋣毛嬙終不慮隱之櫝之裧之帷之之為患而為擁腫礫石鈆

鈍宿瘤之排敵但發有疾徐耳来問云一人驚之亦多矣豈與族凡校邪此誠得之又云先達病不能公或公而病其無力今夫滔滔者或辨之不至而苟善待之及揚聲延譽則鉗口結舌大凡舉世之病也如鄙夫者直力不足耳亦懼招徠奔走為津為岐至有竊所愛者則寡矣又奚能廢是也從古未達者之望達者何嘗不如是邪先師七十子所擬豈敢當也三復𢥠然無言喻懷其他慕重續俟會話德輿頓首

与人論諫書

杜牧

某疎愚怠惰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治亂之間興亡諫諍之道遐想其人舐筆和墨則冀人君一悟而至于治平不悟則烹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以来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怒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説激怒之辭以

卑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畋獵者畋獵愈甚諫治宫室者宫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鬬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本事之上尤增飾之今有兩人道未相信甲謂乙曰汝好食某物慎勿食果更食之必死乙必曰我食之久矣汝為我死必倍食之甲若謂乙曰汝好食某物第一少食茍多食必生病乙必因而謝之減食何者迂險之言則欲反之循常之説則必信之此乃常

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諫而生亂者累累皆是也漢成帝欲御樓船過渭水御史大夫薛廣德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廟矣（不得入廟祠也）上不説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謂諫諍之言當如猛之詳善）乃從橋近者寶歷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

皇帝宫驪山而禄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山迴語親倖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漢文帝亦謂張釋之曰卑之無甚高論令可行也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尚宜旁引曲釋亹亹繹繹使其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況於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為下前數月見報上披閣下諫疏錫以幣帛僻左且遠莫知其

故近於遊客處一睹閣下諫草明白辯婉出入有據吾君聖明宜為動心數日在手味之不足且抃且喜且慰三者交并不能自止吾君聞諫既且行之仍復寵錫誘能諫者斯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聞於遠地宜為吾君抃也閣下以忠孝文章立於朝廷勇於諫而且深於其道果能輔吾君而光世德某承閣下之厚愛冀於異時資閣下之知以進尺寸能不為閣下之喜復自喜也吾君今日披一疏而行之明日聞一言而用之賢才忠

良之士森列朝廷是以奮起志慮各盡所懷則文祖武宗之業窮天盡地日出月入皆可掃洒以復厥初某縱不得效用但於一官一局筐篋簿書之間活妻子而老身命焉作為歌詩稱道仁聖天子之所為治則為有餘能不自慰故獲閣下之一疏抃喜慰三者交并真不虛也宜如此也無因面讚其事書紙言誠不覺繁多某再拜

與李諫議行方書　　孫樵

樵嘗為日蝕書以為國家設諫官期換君心之非不以
一咈其言而怠於諫即繼以死非其職邪執事居其官
亦嘗有意於此乎開元之間豈特諫官而後言邪苟立
天子廷者皆得開口奮舌爭於上前故自貞觀已還開
元之政最為修明及林甫舞智以固權張詐以聾上於
是東羣像之口縛諫官之舌且以法中敢言者由是林
甫之惡熾而勿復聞祿山之逆祕而勿復知天寶之政
由此而荒矣今者下無林甫遏諫之權上有開元虛已

之勞如此則叙立明庭者皆得道上是非不顧時忌矧執事官曰諫議哉執事則不能言避其官而逃其祿可也官秩優而位崇者少邪今年三月上嘗欲營治國門執事尚諫罷之今者詔營廢寺以復羣髠三年之間斤斧之聲不絶度其經費豈特國門之廣乎稽其所務豈特國門之急乎何執事在國門則知諫在佛寺則緘默勇其細而怯其大豈諫大夫職邪憔以爲大蠧生民者不過羣髠武皇帝發憤除之兾活疲甿令天下之民喘

未及息國家復欲興既除之髡以重困之將何以致民於蕃富乎樵不知時態竊所憤勇故作奏書一通以明羣髡大蠹之由生民重困之原無路上聞輒以寓獻執事儻以樵書為不狂試入為上言其略

答孟郊論仕進書　獨孤郁

某還白天下病不言久矣吾子猥貺嘉言以篤鄙人之志是勗天下之心也幸何獨乎鄙人也利何獨乎是文邪夫言豈一端而已矣知惡而不言是使天下之為惡

不思乎其懼也知善而不言是使天下之為善者不勸其慕也此二者天下之達道也僕嘗論之安敢不爭斯語直以阨蒙摧頽吾子之所聞見雖欲激昂以是非天下其誰一從僕之所云邪吾子知僕將官遊訪僕曰是役也為身之役歟為人之役歟意甚善古人曰仕非為貧也又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僕雖不肖寧獨以衣服飲食犬馬聲色屋室使僕之屑屑歟僕將沈棄蹇連乎則撫循吾之軀何為也其將奮飛騰凌乎則君之建官

行封豈私吾飢而寒也又曰親戚處乎大位力主人也足下之所謂親戚者曷若僕之有身邪足下所待僕之寧以曲私從義乎天下之君子固當有以自力也粤其果有茂異僕幸側聞其風曷敢不踴躍話道于彼不識況親戚之無間乎茍不能藉此第僕能貴富之且猶莫許而況又安於他人邪又曰不待位而言之大道之言也信哉古人有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芻蕘者得進其狂妄焉足下念僕孱性而欲輔僕愚心共主公於天

下是直諒多聞之益也其則何幸其將責僕以必間以至公之道為市賈於天下也且何人哉昔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録尚書事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舉賢進能豈有私邪謝絶之有郎功高不調而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短長而自言乎絶不許已而郎遷幕府長史郎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上

而薦之其匿名跡遠權勢如此彼推揚賢哲乃公卿大夫四岳十二牧之職也而富平陰陽用不敢當如僕琪璪方困奈何以上官他人之任反以許乎人哉東野用心冀有以相照幸無以僭越之道深望於鄙人也某頓首

與鄭駙馬書　　張說

晩尋莊周書以天地為國道德為身老室之户牖孔門之棖閑足可反覆孝慈胎育仁義而晉朝賢士乃祖尚

浮虛弛廢禮樂其所遺失將詣真宗不愈遠也老稱歸根曰静復命知常復命近於無有知常其有知見邪斯故反照爾孔云窮神知化德之盛者神不可窮而窮之是神合於我化不可知而知之是化為我用唯此二義繫莊生亦不始盡言焉非滎陽之深於道者孰為輕導玆意也

與濟法師書　白居易

月日弟子太原白居易白濟上人侍者昨者頂謁時不

以愚蒙言及佛法或未了者許重討論今經典間未諭者其義有二欲面問答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故粗形於文字顧詳覽之敬佇報章以開未悟所望所望佛以無上大慧觀一切衆生知其根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故為闡提說十善法為小乘說四諦法為中乘說十二因緣法為大乘說六波羅密法皆對病根投以良藥此蓋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者若為小乘人說大乘法心則狂亂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海内於

牛跡也若為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穢食置於寶器所謂彼自無創勿傷之也故維摩經摠其義云為大醫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其所應而為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法者不隨人之根性也故又法華經戒云若但讃佛乘衆生没在罪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非獨處說者不能救病亦懼聞者不信没入罪苦也則佛之付囑豈不丁寧邪何則法王經云若定根基為小乘人說小乘法為大乘人

說大乘法為闡提人說闡提法是斷佛性是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縱佛出世猶未得出若生人中缺脣無舌獲如是報何以故衆生之性即是法性從本已來無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病藥又云於諸法中若說高下即名邪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何以故一切衆生心垢同一垢心淨同一淨衆生若病應同一病衆生須藥應同一藥若說多法即名顛倒何以故為妄分別折善惡法破一切法故隨機說法斷佛道故

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又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金剛三昧經云皆以一味道終不以小乘無有諸雜味猶如一雨潤據此後三經則與前三經義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維摩詰謂富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又云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通慧又親奉如來為大弟子尚未能觀知人心況後五百歲末法中弟子豈盡能觀知人心而後說法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

乘心而為說大乘法可乎若未能覩彼心而率己意說又可旣乎未能覩與黙然不說又可乎若云依義不依語則上六經之義互相違反其將孰依乎若云依了義經則三世諸佛一切善法皆從此六經出孰名為不了義經乎況諸經中與維摩法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金剛三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偏舉故於二義中各舉三經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今故引以為問必有甚深之旨焉今且有人忽問法於

上人上人或能觀知其心或未能觀知其心將應病與藥而為說邪將同一病一藥而為說邪若應病藥是有高下是有雜味即反法王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獲如上所說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為說必當說大乘大乘即佛乘也若讃佛乘且不隨應且不救病即反維摩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衆生沒在罪若矣六者皆如來説如來是真語實語不誑語不異語者今隨此則反彼順彼則逆此設有問者上人其將何法以

對焉此其末喻者一也又五蘊者色受想行識是也十二因緣者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名緣色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病苦憂悲苦惱是也夫五蘊十二因緣蓋一法也蓋一義也略言之則為五詳言之則為十二雖名數多少或殊其於倫次轉遷合同條貫今五蘊中則色受想行識相次而十二緣中則行識色入觸受想緣一則色在行前一則色次行後正序之既不類逆倫之又不同若

謂佛次第而言則不應是此雜亂若謂佛偶然而說則不當名為因緣前後不論其義安在此其未諭者二也上人者年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中又以說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二義合而通之仍望指陳著於翰墨蓋欲藏於篋笥永永不忘也其餘疑義亦續啟問居易頓首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事書　柳宗元

某白前所以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宜以為未得其粹美而為麤鐪燥悍

所中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以為告也再獲書
辭辱徵引地理證驗過數百言以為土之所出乃良無
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
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
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本性移焉又況鍾乳
產於石石之精麤疏密尋尺特異而穴土之上下其土
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
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

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温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麤疏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乍大乍細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顇不發叢齒積類重濁頑樸食之使人偃蹇抑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悶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惟土之信以求至精凡為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揉曲皆可以貫犀革壯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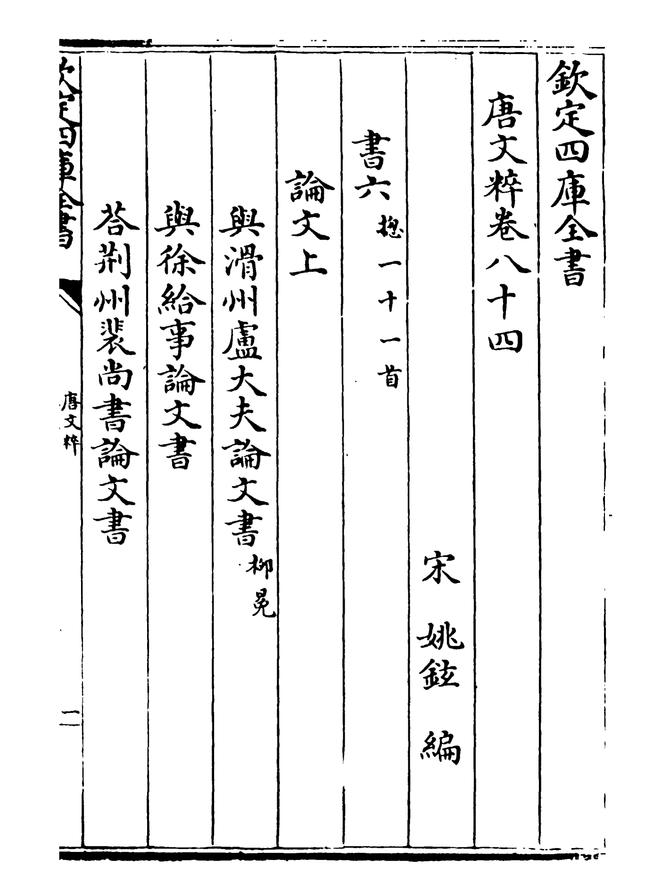
之木雖離奇液𤣥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
千仞之淵粪其之壯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攣踠
趺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皆可
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以縮
酒九江之龜皆可以卜泗濵之石皆可以擊考若是而
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鬨轂而轢
輪者皆可以為師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為大盜西子之
里惡而矉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没輕儳沓貪而

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閫外山東之稚騃樸鄙力農桑啗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似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似人形黄芩似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之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云某者良也又經注云始興為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正為始興也今再三為言者惟欲得其精英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

服餌不必利已姑務勝人而誇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

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説某白

唐文粹卷八十三



唐文粹卷八十四

宋 姚鉉 編

書六 捴一十一首

論文上

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 柳冕

與徐給事論文書

答荆州裴尚書論文書

答徐州張尚書論文武書
與于襄陽書　韓愈
寄李翺書　裴度
敘詩寄樂天書　元稹
答楊中丞論文書　柳冕
答衢州鄭使君論文書
答莊充書　杜牧
與賈秀才書　孫樵

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

柳冕

頓首別後九年年已老大平生好文老亦興盡日為外事所撓有筆語兩大卷或不得已而為之或有為而為之既為頗近教化謹録呈上望覽訖一笑夫文生於情情生於哀樂哀樂生於治亂故君子感哀樂而為文章以知治亂之本屈宋以降則感哀樂而亡雅正魏晉以還則感聲色而亡風教宋齊以下則感物色而亡興致教化興亡則君子之風盡故淫麗形似之文皆亡國哀

思之音也自夫子至梁陳三變以至衰弱嗟乎關雎興而周道盛王澤竭而詩不作作則王道興矣天其或者肇往時之亂為聖唐之治興三代之文者乎老夫雖知之不能文之縱文之不能至之況已衰矣安能鼓作者之氣盡先王之教在吾子復而行者鼓而生之晃頓首

與徐給事論文書

文章本於教化形於治亂繫於國風故在君子之心為志形君子之言為文論君子之道為教易云觀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此君子之文也自屈宋已降為文者本於
哀豔務於恢誕亡於比興失古義矣雖揚馬形似曹劉
骨氣潘陸藻麗文多用寡則是一技君子不為也昔武
帝好神仙而相如為大人賦以諷帝覽之飄然有凌雲
之氣故揚雄病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蓋文
有餘而質不足則流才有餘而雅不足則蕩流蕩不返
使人有淫麗之心此文之病也雄雖知之不能行之行
之者惟荀孟賈生董仲舒而已僕自下車為外事所感

感而應之爲文不覺成卷意雖復古而不逮古則不足以議古人之文噫古人之文不可及之矣得見古人之心在於文乎苟無文又不得見古人之心故未能亡言亦志之所之也

答荆南裴尚書論文書

猥辱來問曠然獨見以為齒髮漸衰人情所惜也親愛遠道人情不忘也大哉君子之言有以見天地之心夫天生人人生情聖與賢在有情之内久矣苟忘情於仁

義是殆於學也忘情於骨月是殆於恩也忘情於朋友是殆於義也此聖人盡知於斯立教於斯今之儒者苟持異論以為聖人無情誤也故無情者聖人見天地之心知性命之本守窮達之分故得以忘情明仁義之道斯須忘之斯為過矣骨月之恩斯須忘之斯為亂矣朋友之義斯須忘之斯為薄矣此三者發於情而為禮由於禮而為教故夫禮者教人之情而已丈人志於道故來書盡於道是合於情盡於禮至矣昔顏回死夫子曰

天喪予子路死夫子曰天喪予是聖人不忘情也久矣丈人豈不謂然乎如晃者雖不得與君子同道實與君子同心相顧老大重以離别況在萬里邈無前期斯得忘情乎古人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況十年乎前所寄拙文不為文以言之蓋有謂而為之昔堯舜殁雅頌作雅頌寢夫子作未有不因於教化為文章以成國風是以君子之儒學而為道言而為經行而為教聲而為律和而為音如日月麗乎天無不照也如草木麗乎地無

不章也如聖人麗乎文無不明也故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謂之文兼三才而名之曰儒儒之用文之謂也言而不能文君子恥之及王澤竭而詩不作騷人起而淫麗興文與教分而為二以揚馬之才則不知教化以荀陳之道則不知文章以孔門之教評之非君子之儒也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則德勝文不知道則氣衰文多道寡斯為藝矣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兼之者斯為美矣昔游夏之文章與夫子

之道通流列於四科之末此藝成而下也苟言無文斯不足徵小子志雖復古力不足也言雖近道辭則不文雖欲拯其將墜末由也已丈人儒之君子曲垂見褒反以自愧皇再拜

答徐州張尚書論文武書

辱前月十二日書問文章之道將帥之事朋友之義有君子之道三甚善甚善夫文章者本於教化發於情性本於教化堯舜之道也發於情性聖人之言也自成康

歿頌聲寢騷人作淫麗興文與教分為二不足者彊而為文則不知君子之道知君子之道者則恥為文文而知道二者兼難兼之者大君子之事上之堯舜周孔也次之游夏荀孟也下之賈生董仲舒也夫日月之麗仰之愈明金石之音聽之彌清故聖人感之而文章生焉教化成焉哀樂形焉逮德下衰文章教化掃地盡矣噫聖人之道猶聖人之文也學其道不知其文君子恥之學其文不知其教君子亦恥之老夫從君子乆矣雖欲

學之未能文之不足以當君子之褒然詠乎堯舜之道
舞乎沂泗之風庶乎與同也將帥三軍之師萬人之命
子實為之矣今國家之患患在師老足下之患患在勢
分且天下大勢也善為將者秉天下之勢苟變化在人
則用之如神彼勢合者驅而盟之使其擾從桓文是也
勢分者力以傾之使其削弱申商是也則遇非常之時
不可以尋常之事邀萬代之勳明矣今足下據億丈之
城仗大順之衆有桓文之志苟不修其軍政合其大勢

制其死命則不足以輟東顧之憂故老夫前書開陳古義以激壯心而猥辱遠示以爲聽道路之説甚不然也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令子爲大將實制東夏爲不義而彊力不能制者春秋亦恥之國不富而昌兵不教而彊敵不謀而亡是管仲無功於齊商君無能於秦子房無謀於漢矣蓋求天下之智盡天下之才成天下之務此將帥之本也較短長定曲直乃匹夫之爲爾古者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

以相成者僕雖老矣辱君子之遊同君子之道見君子之榮三十年矣子之善猶僕之善也得不相成乎且百年之壽人誰及之歳月有窮天地有終惟立德立言立功斯為不朽彼聖賢救世死而後已氣有所感也故天下有樂賢人樂之天下有憂賢人憂之樂毅所以徇弱燕之急復彊齊之讎韓信所以感推食之恩申戰勝之感意氣所感天地相合況於人乎天方授子子實為將得不憂之乎噫德與言僕無望矣立功立事在吾子為

之壁可求也時不可再也是以古人惜時之過已昔者仲尼以大聖之德不免為旅人之身斯無時也賈生以希世之才而無佐命之勲斯無位也今足下遇非常之主統桓文之師時與位泰矣茍功成於身則義動天下使天下之人受其賜不亦休哉既書慨然心馳旗鼓之下某頓首

上于襄陽書　韓愈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詞天保樂詩讀蔡琰胡笳詩詞移

族從并與京兆書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邱垤之山高不踰尋丈人狎而翫之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悼慄悚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閤下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樞極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

文章言語與事相侔燀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楊子雲曰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噩也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隨之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則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且久

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為僭越也伏惟

詳察愈恐懼再拜

寄李翺書　裴度

前者唐生至自滑猥辱致書札兼獲所貺新作十二篇度俗流也不盡窺見若愍女碑烈婦傳可以激揚烈教義煥於史氏鍾銘謂以功伐名於器非爲銘與弟正辭書謂文非一藝斯皆可謂救文之失廣文之用也甚善甚善然僕之知弟也未知其他直以弟敏於學而至於

文就六經而正焉故每遇名輩稱弟不容於口自謂彌久益無愧詞竊料弟亦以直諒見待不以悅媚相容故不唯嗟悒亦欲商度其萬一耳若弟擯落今古肮遺經籍斯則如獻白豕何足採取若猶有祖述則願陳其梗槩以相參會耳愚謂三五之代上垂拱而無為下不知其帝力其漸被於天地萬物不可得而傳也夏殷之際聖賢相遇其文在於盛德大業又鮮可得而傳也厥後周公遭變仲尼不當世其文遺於冊府故可得而傳也

是作周孔之文也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理家理國理天下一日失之敗亂至矣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相如子雲之文譎諫之文也自為一家不是正氣賈誼之文化成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馬遷之文財成之文也馳騁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之文通儒之文也發明經術究極天人其餘擅美一時流譽千載者多矣不足為弟道焉然皆不詭其詞而詞自麗不異其理而理自新若夫

典謨訓誥文言繫辭國風雅頌經聖人之筆削者則又至易也至直也雖大彌天地細入無間而奇言怪語未之或有意隨文而可見事隨意而可行此所謂文可文非常文也其可文而文之何常之有俾後之作者有所裁准而請問於弟謂之何哉謂之不可非僕敢言謂之可也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至善矣能止乎若遂過之猶不及也觀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儷句屬綴風雲羈束聲韻為文之病甚矣故以雄

詞遠致一以矯之則是以文字為意也且文者聖人假之以達其心達則已理窮則已非故高之下之詳之略之也愚欲去彼取此則安步而不可及平居而不可諭又何必遠關經術然後騁其材力哉昔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恥與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異也不知其倒之反之非也雖失於小亦異於君子矣故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淺不在磔裂章句隳廢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

不在於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庶幾髙明少納庸妄若以為未幸不以苦言見草其惑惟僕心慮荒散百事罷息然意之所在敢隱於故人邪昌黎韓愈僕識之舊矣中心愛之不覺驚賞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絶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則已及之者當大為防焉爾弟索居多年勞想深至窮陰凝沍動息何如入奉晨昏之歡出忝帷幄之畫固多適耳昨弟來欲度及時干進度

昔歲取名不敢自高今𫎇𫎇若此遊宦謂何是不復能從故人之所勗耳但寘力田園苟過朝夕而已然待春氣微和農事未動或笨蹇謁賢大夫兼與弟道舊未爾間猶希尺牘珍重珍重力書無餘從表兄裴度奉簡

叙詩寄樂天書

元稹

九歲學賦詩長者往往驚其可教年十五六粗識聲病時貞元十年已後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務用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過外門節將動十餘年不許朝覲死

於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將豪卒愎之處因喪負衆横相賊殺告變駱驛使者迭窺旋以狀聞天子曰其色將某能遏亂亂衆寧附願為其帥名為衆情其實逼詐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倅因緣交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諸侯敢自為旨意有羅列兒孫以自固者有開導蠻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固於几閣甚者擬旨詔視一境如一室刑殺其下不啻僕畜厚加剝奪名為進奉其實貢入之數百一焉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斷

俟甸之内水陸腴沃以鄉里計其餘奴婢資財生生之備稱是朝廷大臣以謹慎不言為朴雅以時進見者不過一二親信直臣議士往往抑塞禁省之間時或繕完隤墜豪家大帥秉聲相扇延及老佛土木妖熾習俗不怪上不欲令有司備宮闥中小碎須求往往持幣帛以易餅餌吏緣其端剽奪百貨勢不可禁僕時孩騃不慣聞見獨於書傳中初習理亂萌漸心體悸震若不可活思欲發之久矣適有人以陳子昂感遇詩相示吟翫激

烈即日爲寄思玄子詩二十首故鄭京兆於僕爲外諸
翁深賜憐奬因以所賦呈獻京兆翁深相駭異祕書少
監王表在座顧謂表曰使此兒五十不死其志義何如
哉惜吾輩不見其成就因召諸子訓責泣下僕亦竊不
自得由是勇於爲文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
蕩津涯處處皆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
未暇旁備矣不數年與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爲詩性
復僻懶人事常有閑則有作識足下時有詩數百篇矣

習慣性靈遂成病𤸎每公私感憤道義激揚朋友切磨古今成敗日月遷逝光景慘舒山川勝勢風雲氣色當花對酒樂罷哀餘通滯屈伸悲歡合散至於疾恙其身悼懷昔遊凡所對遇異於常者則欲賦詩又不幸年三十二時有罪譴棄今三十七矣五六年間是丈夫心力壯時常在閒處無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懷又復嬾於他欲全盛之氣注射語言雜糅精麤遂成多大然亦未甞繕寫適值河東李明府景儉在江陵時僻好

僕詩章謂為能觧欲得盡取觀覽僕因撰成卷軸其中有旨意可觀而詞近往古者為古諷意亦可觀而流在樂府者為樂諷詞雖近古而止於吟寫性情者為古詞體實樂流而止於摸象物色者為新題樂府聲勢沿順屬對穩切者為律詩仍以七言五言為兩體其中有稍存寄興與諷為流者為律諷不幸少有伉儷之悲撫存感往成數十詩取潘子悼亡為題又有以干教化者近昵婦人暈澹眉目綰約頭鬢衣服廣修之度及匹配色

澤尤據怪豔因為豔詩百餘首詞有今古又兩體自十六時至是元和七年矣有詩八百首色類相從共成十體凡二十卷自笑冗亂亦不復置之於行李昨來京師偶在筐篋及通行盡置足下僅亦有說僕聞上士立德其次立事不遇立言凡人急位其次急利下急食僕天與不厚既乏全然之德命與不偶未遭可為之事性與不恵復無垂範之言冗冗狂癡行近四十徼名取位不過於第八品而冐憲已六七年授通之初有習通之熟者曰通

之地濕墊卑褊人事稀少近歲荒凶死亡過半邑無吏市無貨百姓草木刺史以下計粒而食大有虎豹蛇虺之患小有蟆蚋浮壓蛛蜘蛒蜂之類皆能鑽齧肌膚使人瘡痏夏多陰霪秋為痢瘧地無醫巫藥石萬里病者百死一生之慮何僕之命不厚也如此智不足也又如此其所詣之憂險也又如此則安能保持萬全與足下必復京輦以須他日立言立事之驗邪但恐一旦與急食者相扶而終使足下受天下友不如已之誚是用悉

所為文留䜟箱笥比夫格奕樗塞之戲猶曰愈於飽食僕所為不又愈於格奕樗塞之戲乎昨行巴南道中又有詩五十一首文書中得七年已後所為向二百篇繁亂冗雜不復置之執事前所為寄思玄子者小歲云爲文不能自足其意貴其起予之始且志京兆翁見遇之由令亦寫為古諷之一移諸左右僕少時授吹嘘之術於鄭先生病嬾不就今在閒處思欲怡神保和以求其内異日亦不復費詞於無用之文矣省視之煩庶亦已

於是乎

答楊中丞論文書　　柳冕

來書論文盡養才之道增作者之氣推而行之可以復聖人之教見天地之心甚善嗟乎天地養才而萬物生焉聖人養才而文章生焉風俗養才而志氣生焉故才多而養之可以皷天下之氣天下之氣生則君子之風盛古者陳詩以觀民風君子之風仁義是也小人之風邪佞是也風生於文文生於質天地之性也止於經聖

人之道也感於心哀樂之音也故觀乎志而知國風逮德下衰風雅不作形似豔麗之文興而雅頌比興之義廢豔麗而工君子恥之此文之病也嗟乎天下之才少久矣文意之氣衰甚矣風俗之不養才病矣才少而氣衰使然也故當世君子學其道習其弊不知其病也所以其才日盡其氣益衰其教不興故其人日野如病者之氣從壯得衰從衰得老從老得死沉綿而去終身不悟非良醫孰能知之夫君子學文所以行道足下兄弟

今之才子官雖不薄道則未行亦有才者之病君子患不知之既知之則病不能無病故無病則氣生氣生則才勇才勇則文壯文壯然後可以鼓天下之動此養才之道也在足下他日行之如老夫之文不近於道老夫之氣已至於衰老夫之心不復能勇三者無矣又安得見古人之文論君子之道近先王之教斯不能必矣晁白

答衢州鄭使君論文書

專使至辱書并歸拙文如見君子所褒過當無德以當

之辛甚門人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即聖人道可企而及之者文也不可企而及之者性也葢言教化發乎性情繫乎國風者謂之道故君子之文必有其道道有深淺故文有崇替時有好尚故俗有雅鄭雅之與鄭出乎心而成風昔游夏之文日月之麗也然而列於四科之末藝成而下也茍文不足則人無取焉故言而不能文非君子之儒也文而不知道亦非君子之儒也逮德下衰其文漸替

惜乎王公大人之言而溺於淫麗怪誕之說非文之罪也為文者之過也夫善為文者發而為聲鼓而為氣直則氣雄精則氣生使五彩並用而氣行於其中故虎豹之文蔚而騰光氣也日月之文麗而成章精也精與氣天地感而變化生焉聖人感而仁義行焉不善為文者反此故變風變雅作矣六藝之不興教化之不明此文之弊也噫文之無窮而人之才有限苟力不足者彊而為文則蹶彊而為氣則竭彊而為智則拙故言之彌多

而去之彌遠遠之便已道則中廢又君子所恥也則不足見君子之道與君子之心心有所感文不可已理有至精詞不可逮則不足當君子之褒敬叔頓首

答莊充書　杜牧

某白莊先輩足下凡為文以意爲主以氣為輔以辭彩章句為之兵衛未有主彊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潛泉横裂天下無不如意苟

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辭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闤闠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為文之旨如此觀足下所為文百餘篇實先意氣而後辭句慕古而尚仁義者苟為文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者不為難到今以某無可取欲命以為序承當厚意惕息不安復觀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為之詩書春秋左氏已降百家之

說皆是也古者其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後世也自兩漢已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賈誼劉向楊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當世哉故親見楊子雲著書欲取覆醬瓿雄當其時亦未甞自有誇目況今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可也苟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已某再拜

與賈秀才書　　孫樵

主藪足下曩者樵耳足下聲憤足下售於時何晚及目

足下五通五十篇則足下困于上亦宜矣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故蒙金以砂錮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溟夜光之珍必頷驪龍抉而不知已積而不知止不窮則禍天地讐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廣其得必多所取者深其身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思坎軻齊魯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楊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結以浯谿碣窮陳拾遺以感遇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王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

望於窮者也天地其無意乎今足下立言必奇摭意必深抉精剔華期到聖人以此賈於時釣榮邀富猶欲疾其驅而方其輪若曰爵禄不動於心窮達與時上下成一家書自期不朽則樵之所敢知也嗚呼孤進患心不苦及其苦知者何人古人抱玉而泣捧足下文能不濡睫懼足下自得也淺且疑其道不固因歸五通不得無言

唐文粹卷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文粹卷八十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黄臣鵠

唐文粹卷八十五

宋 姚鉉 編

書七 啓附總一十一首

論文下

與陸傪書 李翺

荅李生第二書 皇甫湜

復友生論文書 陸龜蒙

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校書郎年止於二十九雖有名於時俗其率深知其至者果誰哉信乎天地鬼神之無情於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為善者將安所歸乎翺書其人贈于兄贈于兄蓋思君子之知我也與李觀平生不得往來及其死也則見其文嘗歎使李觀若永年則不遠於揚子雲矣書已之文次忽然若觀之文亦見於君也故書苦雨賦綴於前當下筆時復得詠其文則觀也雖不永年亦不甚遠於揚子雲矣書苦雨之

辭既又思我友韓愈非兹世之文古之文也非兹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詞與其意適則孟軻既没亦不見有過於斯者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不是過也其詞乃能如此當書一章曰獲麟詞其他亦可以類知也窮愁不能無迷適有書寄弟正辭及其終亦自覺不甚下尋常之所為者亦以贈焉亦惟讀觀愈之詞冀一詳焉翶再拜

答李生二書　　皇甫湜

辱書適曛黑使者立復不果一二承來意之厚傳曰言

及而不言失人粗書其愚為足下荅幸察來書所謂今

之工文或先於竒怪者顧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

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髙則出於衆出於衆則竒矣虎

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

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先之也迺自然也

必崔嵬然後為岳必滔天然後為海明堂之棟必撓雲

霓驪龍之珠必固深泉足下以少年氣盛固當以出拔

為意學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遽稱力不能哉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其僅自見也將不勝弊矣孔子譏其身不能者幸勉而思進之也來書所謂浮豔聲病之文恥不為者雖誠可恥但慮足下方今不爾且不能自信其言也何者足下舉進士舉進士者有司高張科格每歲聚者試之其所取迺足下所不為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捨其斧可乎哉恥之不當求也求而恥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恥濡

足也寧能自信其言哉來書所謂汲汲於立法寧人者迺在位者之事聖人得勢所施為也非詩賦之任也功既成澤既流詠歌紀述光揚之作作焉聖人不得勢方以文詞行於後今吾子始學未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計矣凡來書所謂數者似言之未稱思之或過其餘則皆善矣既承嘉惠敢自疎怠聊復所為俟見方盡湜再拜

第二書

湜白生之書辭甚多志氣甚橫流論說文章不可謂無

意若僕愚且困迺生詞競於此固非宜雖然惡言無從不可不卒勿惗夫謂之奇則非正矣然亦無傷於正也謂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謂不如常者謂不如常迺出常也無傷於正而出於常雖尚之亦可也此統論奇之體耳未以文言之失也夫文者非也言之華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務奇然亦無傷於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難也生意便其易者乎夫言亦不可通理矣而以文為貴者非他文則遠無文即不遠也以非常之文

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邪夫繪事後素既謂之文豈苟簡而已哉聖人之文其難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吾何敢擬議之哉秦漢以來至今文學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其文皆奇其傳皆遠生書文亦善矣比之數子似猶未勝何必心之高乎傳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生自視何如哉書之文不奇易之文可為奇矣豈礙理傷聖乎如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突

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此何等語也生輕宋玉而稱仲尼班馬相如為文學按司馬遷傳屈原曰雖與日月爭光可矣生當見之乎若相如之徒即祖習不暇者也豈生稱誤邪將識分有所至極邪將彼之所立卓爾非强為所庶幾遂儺嫉之邪其何傷於日月乎生笑紫貝闕兮珠宫此與詩之金玉其相何異天下人有金玉為之質者乎披薜荔兮帶女蘿此與贈之以芍藥何異文章不當如此說也豈謂怒三四而喜四三識出之白而

性入之黑乎生云虎豹之文非奇夫長本非長短形之
則長矣虎豹之形於犬羊故不得不奇也他皆倣此生
云自然者非性不知天下何物非自然乎生又云物與
文學不相侔此喻也凡喻必以非類豈可以彈喻單乎
是不根者也生稱以知難而退為謙夫無難而退謙也
知難而退宜也非謙也豈可見黄門而稱貞哉生以一
詩一賦為非文章抑不知一之少便非文章邪直詩賦
不是文章邪如詩賦非文章三百篇可燒矣如少非文

章湯之盤銘是何物也孔子曰先行其言既為甲賦矣不得稱不作聲病文也孔子云必也正名乎生既不以一第為事不當以進士冠姓名也夫煥乎郁郁乎之文謂制度非止文詞也前者捧卷軸而來又以浮豔聲病為說似商量文詞當與制度之文異日言也近風教偷薄進士尤甚迺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争為虛張以相髙自譭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書字未識偏傍

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所當
嫉者生美才勿似之也傳曰惟善人能受善言孔子曰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問於湜者多矣以生之有心也
聊有復不能盡不宣湜再拜

復友生論文書　陸龜蒙

辱示近年作者論文書二篇使僕是非得失於其間僕
雖極頑冥亦惴息汗下見詆訶之甚難招禍患之甚易
也況僕少不攻文章止讀古聖人書誦其言思行其道

而未得也每涵咀義味獨坐日昃案上有一杯藜羹如五鼎七牢饋於左右加之以撞金石萬羽籥也未嘗干有司對問希品第未嘗歴王公丐貸飾車馬故無用文處江湖閒不過美泉石則記之聳節槩則傳之觸離會則序之值巾罍則銘之簡散上聲澹誕無所諱避又安知文之是歟非歟生過聽我太甚竊嘿嘿不應非朋友切切偲偲之義也故扶病把筆一二論之曰我自小讀六經孟軻楊雄之書頗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無出

於此及子史則曰子近經經語古而微史近書書語直而淺所言子近經近何經史近書近何書書則記言之史也史近春秋春秋則記事之史也六籍中獨詩書易象與魯春秋經聖人之手耳禮樂二記雖載聖人之法近出二戴未能通一純實故時有齟齬不安者蓋漢代諸儒爭掇而獻之求購金耳記言記事參錯前後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案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為經書與春秋實史耳學者不當混而言之且經解之篇句

名出於戴聖耳王輔嗣因之以易為經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為經孔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經非是聖人旨也蓋出於周公諡法經緯天地曰文故也有經書必有緯書聖人既作經亦當作緯譬猶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者且非聖人之書則經亦後人名之耳非聖人之旨明矣苟以六籍謂之經習而稱之可也指司馬遷班固之書謂之史何不思之甚乎六籍之内有經有

史何必下及子長孟堅然後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此則筆之曲直體之是非聖人悉論而辨之矣豈須班馬而後言史哉以詩易為經以春秋為史足矣無待於外也謂經語古而皆微則易曰履霜堅冰至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苦節不可貞之類果純古而微乎謂史語直而淺則春秋書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

于陸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之類果純直而淺乎經不純

微史不純淺又可見也言文之不可立喻則曰春秋不

當言無使滋蔓又云春秋舉軍旅會盟豈非叙事邪引

左氏傳語徵左氏叙事悉謂之春秋可乎春秋大典也

舉凡例而從貶之非周公之法所及者酌在夫子之心

故游夏不能措一辭若區區於叙事則魯國之史官耳

孰謂之春秋哉前所自謂讀六經頗有熟者求文之指

趣規矩不出於此妄矣又一篇曰某文也某辭也文既

與辭異是文優而辭劣耳易之繫辭曰齊小大者存乎
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又曰觀其
彖辭則思過半矣易之辭非文邪書載帝庸作歌臯陶
乃賡載歌又歌五子之歌皆辭也書之辭非文邪屬辭
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辭非文邪禮有朝聘之辭娶夫
人之辭樂有登歌薦辭禮樂之辭非文邪法言曰往者
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孟軻之辭非文邪太
玄之辭也沉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揚雄之辭非文邪

是知文者辭之總辭者文之用天之將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不當稱辭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不當稱文文辭一也但所適有宜耳何異塗云之哉又曰聲病之辭非文也夫聲成文謂之音五音克諧然後中律度故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聲之不和病也去其病則和和則動天地感鬼神反不得謂之文乎猶繪事組繡中有精耳大几觧人之說不敢避墉援膚爪而自矜於堂奥心府也要在引學者當知之事以

明之而已矣師道不行後生多泥於所習有陷而溺者力能援之可也如其不同請觀近而後罰

答開元寺僧書　　李翶

前日見命作開元寺鐘銘云欲藉僕之辭庶幾不朽而傳於後世誠足下相知之心無不到也雖然翶學聖人之心焉則不敢讓乎知聖人之道者也當見命時意亦思之熟矣吾之銘是鐘也吾將明聖人之道焉則於釋氏無益也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紿乎天下甚矣

何貴乎吾之先覺也吾之辭必傳於後後有聖人如仲尼者之讀吾辭也則將大責於吾矣吾畏聖人也夫銘古多有焉湯之盤銘其辭云云衛孔悝之鼎銘其辭云云秦始皇帝之嶧山銘其辭云云於盤則曰盤銘於鼎則曰鼎銘於山則曰山銘盤之辭可遷之於鼎鼎之辭可移之於山山之辭可書之於碑惟時之所紀爾及蔡邕黃鉞銘以紀功於黃鉞之上爾或盤或鼎或嶧山或黃鉞其意與言皆同非如高唐上林長楊為之作賦云

爾近代之文士則不然為銘為碑大抵詠其形容有異於古人之所為其作鐘銘則必詠其形容與其音聲與其財用之多少鎔鑄之勤勞爾非為勒功德垂誡勸於器也推此類而極觀之其不知君子之文也亦甚矣然其所為文亦皆有䘚名於時天下人咸謂之善焉吾不知吾所獨知其能賢於他人之皆不知乎天下人咸以不知者云善則吾之獨知又何能云善乎雖然吾亦順吾心以順聖人爾阿俗從時則吾不忍為也故久未承教為

其所懷也如前所云足下欲吾之必銘是鐘也當順吾心與吾道則足下之銘必傳於後代矣如欲從俗之所云則天下屬辭之士爾為之者甚衆矣何藉於李翺之辭哉幸思之也日中時過淮而南書以通意且為别

與李生論詩書　　司空圖

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為辨於味而后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足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鹺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

之人所以充飢而遽輟者知其醎酸之外醇美者有所

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

諭抑揚渟蓄淵雅皆在其間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竒

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邪王右丞韋蘇州

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學哉賈閬仙誠有警句

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寒澁方可置才亦為體之

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后可以

言韻外之致耳愚幼嘗自負旣乆而愈覺缺然然得於

早春則有草嫩侵沙長冰輕著雨消又人家寒食月花
影午時天上句云隔谷見雞犬山苗接楚田又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
慘得於山中則有坡暖冬生筍松涼夏健人又川明虹照
雨樹密鳥衝人得於江南則有戍鼓和潮暗船燈照島
幽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又夜短猿悲減風和鵲
喜靈得於塞下則有馬色經寒慘鵰聲帶晚飢得於喪
亂則有驊騮思故第鸚鵡失佳人又鯨鯢入海涸魑魅
棘林高得於道宮則有棊聲花院閉幡影石壇幽得於

夏景則有地凉清鶴夢林靜肅僧儀得於佛寺則有松日明金像苔龕響木魚又觧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得於郊原則有遠坡春早滲猶有水禽飛上句綠樹連村暗黄花入麥稀得於樂府則有晚粧留拜月春睡更生香得於寂寥則有孤螢出荒池落葉穿破屋得於愜適則有客來當意愜花發遇歌成雖庶幾不濵於浅涸亦未廢作者之譏訶也七言云逃難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得劒作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又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

花韻午晴初又五更惆悵迴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上句云故國春歸未有涯小欄高檻別人家又殷勤元旦日歃午又明年上句甲子令重數生涯只自憐皆不拘於一槩也蓋絕句之作本於詣極此外千變萬狀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豈容易哉今足下之詩時輩固有難色儻復以全美為工即知味外旨矣勉旃某再拜

與王駕評詩書

足下末伎之工雖蒙譽於賢哲未足自信必俟推於其

類而后神躍而色揚令之贄藝者反是若即臂而靳其病也唯恐彼之善察藥之我攻耳以為率人以謏莫能自振痛哉且工之尤者莫若伎於文章其能不死於詩者比他伎尤寡豈可容易校量哉國初主上好文雅風流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趨味澄𡙡若清沇之貫達大歷十數公抑又其次焉力劬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劉公夢得楊巨源亦各有勝會閒仙無可劉得仁輩時得佳致亦足滌煩

厥後所聞逾褊淺矣然河汾蟠欝之氣宜繼有人今王生者寓居其間沉漬益久五言所得長於思與境偕乃詩家之所尚者則前所謂必推於其類豈止神躍色揚哉經亂索居得其所録尚累百篇其勤亦至矣吾適又自編一鳴集且云撑霆裂月劼作者之肝脾亦當吾言之無怍也

答進士王載言書　　李翺

翺頓首足下不以翺卑賤無所可乃陳詞屈慮先我以

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于時將求知者問誰則可皆告曰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德具且猶不足辱厚命況如翺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閎者邪雖然意盛不可以不荅故敢略陳其所聞蓋行己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德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廹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

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材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咏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厚氣厚則詞盛詞盛則文工如山有恒華焉如瀆有濟淮河江焉

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其色黄白不必均也
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腸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
均也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章
有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
者則曰文章叙意茍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
當對其病於是者則曰文章不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
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
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主於理言

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辭章不能工有之矣劉氏人物志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疾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菀彼柔桑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

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所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周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者不成為文且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乎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鞹

猶犬羊之鞹此之謂也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囅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也吾所以不協於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知其禮古之人相接有等重其義列於經傳皆可

詳別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言游過也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

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一而慢其二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前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也竊懼足下不思乃陷于此韋踐之與翺書亟叙足下之善故敢盡詞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為犯李翺頓首

上楊相公啓　　劉太真

太真啓前者曲蒙處分令獻所學舊文伏念早年僻居

江介泛窺經典莫究宗源天寶中常過故揚州功曹蘭
陵蕭君語及文學許相師授而家貧世亂不克終之其
後從役外府所用寡細雖抱宿心無因警發雖欲奔前
賢之墻宇揖作者之風度涉隅角而輒滯望端倪而自
失常有一言適至理一章逸遺恨竊懷恥愧不覺淹久
以深稽命之罪寧負厚顏之愧謹上近所記録三十餘
章及復内省慙惶汗流伏惟相公秉人文以作相敷天
縱之盛美發六籍以立言極三才之奥義恊賛一德化

成羣有懸衡而制其輕重操繩而審其曲直小人既無學術又無材用形神低悴年鬢頹老又念頃日畱需引問擊蒙而恒失所對庸劣而竟無上補今復以此昧塵明鑒相公假為之納其瑕穢小人不亦自重其嫌斥乎向使彊仕之間獲趨門館荷深仁於哲匠被君子之善誘雖其頑魯或有庶幾之道焉今過五十已加其四學之已困力又不足遇伯樂而反惡於長鳴視姬姜而自退其陋質抑小人之命也不敢多言謹啓

上知己文謹啓　　杜牧

某啓某少小好為文章伏以侍郎文師也是敢謹貢七篇以為視聽之污伏以元和功德凡人盡當歌詠紀叙之故作燕將録往年弔伐之道未甚得所故作罪言自艱難以來卒伍傭役輩多據兵為天子諸侯故作原十六衛諸侯或恃功不識古道以至于反側叛亂故作與劉司徒書處士之名即古之巢由伊呂輩近者往往自名之故作送薛處士序寶歷大起宮室廣聲色故作阿

房宮賦有廬終南山下嘗有耕田著書志故作望故園賦雖未能深窺古人得與揖讓笑言亦或的的分其狀貌矣貞元四年來在大君子門下恭承指顧約束於政理簿書閑永不執卷上都有舊第唯書萬卷終南山下有舊廬頗有水樹當以耒耜筆硯歸其間及齒髮尚壯冀有成立他日捧持一遊門下為拜謁之先或希一獎今者所獻但有輕黷尊嚴之罪亦何所取伏希少假誅責生死幸甚

上令狐相公詩啓

元稹

某啓某初不好文徒以仕無他技强由科試及有罪譴棄之後自以為廢滯潦倒不復以文字有聞於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抉摘芻蕘塵瀆尊重竊承相公直於廊廟間道某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令獻舊文戰汗悚懼慙忝無地某始自御史府謫官於外十餘年矣閒誕無事遂用力於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千餘首其間感物寓意可備矇瞽之風達者有之詞直氣麤罪戾是懼固不敢陳

露於人惟杯酒光景閒屢為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為律體卑下格力不揚苟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自遠然而病未能也江湖間多有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傚斅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支離褊淺之詞皆目為元和詩體某又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為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為千言或為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

詞名為次韻蓋欲以難相挑耳江湖間為詩者或相倣斅或力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復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目為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某嘗以為雕蟲小事不足自明聞相公記憶累句已來實懼糞土之墻庇於大厦使不復摧壞永為板築者之誤輒敢繕寫古體詩歌一百首一百韻至兩韻律詩又一百首合為五卷奉啓跪陳或希構厦之餘一賜觀覽知小生於章句中櫟櫨榱桷之材盡曾量度則

十餘年之遭迴不爲無所用心耳詞旨瑣劣冐黷尊嚴伏俟刑書不敢逃讓死罪死罪

唐文粹卷八十五